

第一部

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的轉變

第一章

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 中國古代君主的世界觀 以隋煬帝為例

羅永生

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

一、引言

隋煬帝楊廣在位約 14 年，有兩項較為特殊的舉措，值得我們關注。一是頻繁的巡幸天下，計凡四巡漠北、一出河西、三下江都。二是着意於對外交往發展，曾先後討吐谷渾，威懾突厥，三征高麗，經營林邑，結好赤土，招撫流求，通使倭國，會盟西域。此外，百濟、新羅、室韋、靺鞨、真臘、婆利、迦羅舍、石國、曹國、史國、何國等國皆遣使來朝。而把這兩項舉措聯繫起來，或許能從之而窺見煬帝欲實踐其「宣揚風化」、^[1]「混一戎夏」、^[2]「四夷率服」^[3]的世界觀，而這種理念又跟《詩經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孟子》等傳統儒家經典所載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^[4]的說法有所關連。

1. [唐]魏徵：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頁 62。

2. 〈裴矩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六十七，頁 1580。

3. 〈蘇夔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四十一，頁 1191。

4. 按：《詩經·小雅·北山》作：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，而《春秋左傳·昭公七年》及《孟子·萬章上》則作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。

二、宣揚風化

《隋書》卷四〈煬帝下〉云：「東西遊幸，靡有定居」。^[5]考煬帝在位期間，共進行了八次大規模的巡幸。作為大隋帝國的最高統治者，煬帝並不沉湎於宮闈生活，反而是年年巡幸，不顧路途艱辛，深入塞外荒涼不毛之地，又不避遠征塞外的風險，親臨國防前線。其原因除了鞏固國防，維護大一統帝國版圖的軍事意義外，^[6]更重要的是煬帝信相巡幸是有「作為中央政權強有力的標誌……不僅是傳統社會以禮教萬民的治國要道，而且是封建皇帝標榜內聖外王理想政治」的教化致治意義。^[7]若循這思路去探究，或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煬帝的世界觀思想。

大業元年（605年），正月戊申，煬帝發八使省巡風俗，下詔曰：

以四海之遠，兆民之眾，未獲親臨，問其疾苦。每慮幽仄莫舉，冤屈不申，一物失所，乃傷和氣，萬方有罪，責在朕躬，所以寤寐增歎，而夕惕載懷者也。今既布政惟始，宜存寬大。可分遣使人，巡省方俗，宣揚風化，薦拔淹滯，申達幽枉。孝悌力田，給以優復。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，量加振濟。義夫節婦，旌表門閭。高年之老，加其版授，並依別條，賜以粟帛。篤疾之徒，給侍丁者，雖有侍養之名，曾無調贍之實，明加檢校，使得存養。若有名行顯著，操履修潔，及學業才能，一藝可取，咸宜訪採，將身入朝。所在州縣，以禮發遣。其有蠹政害人，不便於時者，使還之日，具錄奏聞。^[8]

5. 《隋書》，卷四〈煬帝紀下〉，頁95。

6. 就煬帝巡幸的軍事意義，可分別參看：何平立：〈隋煬帝巡狩政治軍事戰略析論〉，《軍事歷史研究》第1期（2004），頁92-98。閻廷亮：〈隋煬帝西巡河西述論〉，《青海民族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34卷第4期（2008年9月），頁58-63。李嶺：〈隋煬帝巡幸灰騰梁的原因與規模〉，《集寧師專學報》第32卷第2期（2010年6月），頁57-60。

7. 何平立：〈中國古代帝王巡狩與封建政治文化〉，《社會科學》第3期（2006），頁155。

8. 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62-63。

煬帝雖未有「親臨問疾」，可是詔書中明確指出「巡省」目的是「宣揚風化，薦拔淹滯，申達幽枉。」而這種思想正是先秦以來，儒者所尋求的王道仁政的理想境地。^[9] 一直以來，儒家提倡「為政不以禮，政不行矣」、^[10]「禮者，君之大柄也」，^[11] 帝王治國之道在於「明德慎罰」、^[12]「任德教而不任刑」。^[13] 故云儒者「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」。^[14] 而煬帝信奉儒家思想，^[15] 認為「化人成俗，王道斯貴」，^[16] 嘗言「君民建國，教學為先，移風易俗，必自茲始」，^[17] 又「博訪儒術」，^[18] 更親自「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，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」。^[19] 大業元年，禮部侍郎許善心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，包愷、陸德明、褚徽、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，授為學官。^[20] 這批學者在儒學經典的成就為當世所頌，且看《舊唐書》的相關記載：

時人稱文遠之左氏、褚徽之禮、魯達之詩、陸德明之易，皆為一時之最。文遠所講釋，多立新義，先儒異論，皆定其是非，然後詰駁諸家，又出己意，博而且辨，聽者忘倦。^[21]

9. 有關孔子的仁政觀，可參張金鑒：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9），頁 402-403。而孟子的政治思想觀，可參同書，頁 459-468。
10. 荀子，〔唐〕楊倞註：《大略》，《荀子》卷十九，頁 6，收入〔清〕紀昀等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》〈子部·儒家類〉。
11. 〔明〕胡廣等撰：《禮記大全》卷九〈禮運〉，頁 23。收入〔清〕紀昀等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》〈經部·禮類〉。
12. 〔漢〕孔安國傳，〔唐〕孔穎達正義、黃懷信整理：《康誥》，《尚書正義》卷十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532。
13. 《董仲舒傳》，《漢書》卷六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頁 2502。
14. 《經籍志·三》，《隋書》卷三十四，頁 999。
15. 有關煬帝對儒學態度的研究，可參商愛玲、張鴻：〈隋煬帝「以民為本」、「天下為公」思想再析〉，《天府新論》第 6 期（2009），頁 130-133。胡戟：《隋煬帝新傳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 30-35。A. F. Wright, "The Dynasty at Its Height," *The Sui Dynasty*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Inc., 1978) Chapter 8, 172-181. 惟學者周鼎卻持反對看法，見〈隋煬帝的暴政是其對儒家思想的徹底背叛〉，《江漢論壇》，6 期（1995）。
16. 《煬帝紀下》，《隋書》卷四，頁 83。
17. 《煬帝紀上》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 64。
18. 同上，頁 69。
19. 《孔穎達傳》，《舊唐書》卷七十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頁 2601。
20. 參《許善心傳》，《隋書》卷五十八，頁 1427。
21. 《徐文遠傳》，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九上，頁 4943。

在煬帝的倡導下，演講儒家經典的活動空前盛行。儒學思想已成為煬帝治國理念的重要依據。^[22] 故煬帝發使巡省風俗，正是他欲標榜政通人和，倡導勤政親民，體恤蒼生黎元，敦行禮樂教化的開始。同年三月，煬帝南巡淮海，即身體力行實踐其帝王巡幸乃王道仁政的理念。大業三年（607年）四月庚辰，煬帝又派官員巡省河北一帶，並下詔重申「觀風問俗」的重要，所謂：

古者帝王觀風問俗，皆所以憂勤兆庶，安集遐荒。自蕃夷內附，未遑親撫，山東經亂，須加存恤。今欲安輯河北，巡省趙、魏。所司依式。^[23]

正是言猶在耳，不過數日之後，煬帝又於四月甲午再次下詔談及「宣揚風化」有益治道的看法，其云：

孝悌有聞，人倫之本，德行敦厚，立身之基。或節義可稱，或操履清潔，所以激貪厲俗，有益風化。強毅正直，執憲不撓，學業優敏，文才美秀，並為廊廟之用，實乃瑚璉之資。才堪將略，則拔之以禦侮，膂力驍壯，則任之以爪牙。爰及一藝可取，亦宜採錄，眾善畢舉，與時無棄。以此求治，庶幾非遠。^[24]

可見煬帝深信巡幸天下，是致治的要道。故當他發現南朝諸帝罕有巡狩之時，便問給事郎蔡徵：

（煬帝問）「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，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，坐深宮，不與百姓相見，此何理也？」（徵）對曰：「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也。」^[25]

22. 就煬帝推崇儒家思想的論述，可參袁剛：《隋煬帝傳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351-358。

23. 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67。

24. 同上，頁68。

25. 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卷一百八十一〈大業五年〉，頁5644。

煬帝把巡幸視為達致長治久安的重要途徑，這正是他樂此不疲，年年巡幸，足跡遍及漠北、河西、江都、遼左等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三、混一戎夏

隋煬帝在對待周邊民族的關係上，除非必要的軍事征討外，仍一直堅持以「德化」為先，希望達致其「混一戎夏」的理想。^[26]大業三年春，煬帝從大興出發，經雁門、馬邑，六月到達榆林郡。期間突厥啟民可汗先後派其兒子拓特勤和侄毗黎伽特勤入朝謹見，而自己則召集突厥所部和韋室、奚、霫等部酋長齊集突厥牙帳恭候聖駕。同時，還組織突厥部民修築了一條自榆林達於突厥牙帳再到涿郡的「御道」，以奉迎煬帝車駕的到來。^[27]煬帝抵榆林後，蓋搭臨時可容納過千人的行宮，大宴啟民可汗及其部眾三千人，賜物二十萬段，並奏「百戲」，以示撫慰。^[28]啟民可汗為表臣服之心，上表請求：

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，臣即是至尊臣民，至尊憐臣時，乞依大國服飾法用，一同華夏。臣今率部落，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。^[29]

雖然，啟民可汗的請求，最終因煬帝出於國防考慮而不獲批准，^[30]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突厥可汗主動提出「服飾法用，一同華夏」的請求這一點來看，多少反映出煬帝所推行的「德化」政策或許已

26. 參劉德初、韓隆福：〈論隋煬帝的民族政策及影響〉，《湖南文理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3期（2006），頁108-111。又韓隆福：《隋煬帝評傳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151-153，所述略同。

27. 見《煬帝紀上》，《隋書》卷三〈煬帝紀上〉，頁68。

28. 參《北狄·突厥傳》，《隋書》卷八十四，頁1874-1875。

29. 同上，頁1874。

30. 參張文生：〈突厥啟民可汗、隋煬帝與內蒙古〉，《內蒙古師大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0年10月，頁79-84。

經發揮作用。為進一步實現「混一戎夏」的理想，煬帝還分別以「和親政策」、「廣開互市」等策略來消除華夷隔閡。

在「和親政策」方面，煬帝繼續沿用文帝時的和親政策，以宗室女配與外族酋長，以維繫華夷關係與促進民族混同。分別於大業八年（612年）十一月，「以宗女華容公主嫁於高昌王」，^[31]和十年（614年）正月「以宗女為信義公主，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」。^[32]從民族學的角度而言，異族婚姻是原始民族融合的重要內容。對中原王朝而言，和親政策往往被視作是解決民族緊張關係的一項重要措施，最終甚至成為民族融合的重要組成部分。^[33]隋代「和親政策」是西漢以來中原王朝同周邊民族「和親政策」的發展。^[34]如果說西漢的王昭君出塞嫁匈奴單于為妻，使和親在民族關係方面走上正軌，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贊干布，把和親政策推向高峰，這樣隋代的「和親政策」既是對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「和親」政策的總結，又是唐代「和親」政策的前奏，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。^[35]可見即使國家開始走下坡的時候，煬帝仍認為「和親」能發揮重要的政治作用。

在廣開互市方面，煬帝即位後，為解決邊疆與中原內地間不斷增長的貿易需求，尤其是河西地區異常活躍的民間貿易情況。^[36]於大業三年，派遣吏部侍郎裴矩「往張掖，監諸商胡互市。啖之以利，勸令入朝」。^[37]主持隋朝與西域諸國商業貿易事宜。所謂「西域諸蕃，多至張掖，與中國交市」。^[38]當時的張掖，是西域諸國與中原內地進行貿易的一個重要城市，每天俱有無數胡商到此貿易。裴矩到任後，傾力結交各地客商，採取「啖之以利，勸令入朝」的方針，

31. 〈煬帝紀下〉，《隋書》卷四，頁83。

32. 見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86。

33. 詳參崔明德、馬曉麗：《隋唐民族關係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0）。

34. 詳參崔明德：《中國古代和親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。

35. 詳參崔明德：《漢唐和親史稿》（青島：海洋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。

36. 參李明偉：《絲綢之路與西北經濟社會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。

37. 〈食貨志〉，《隋書》卷二十四，頁687。

38. 〈裴矩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六十七，頁1578。

以優惠政策鼓勵西域胡商與朝廷直接貿易交往。結果雖然是「西域諸蕃，往來相繼，所經州郡，疲於送迎，糜費以萬萬計」。^[39] 朝廷付出了相當的經濟代價，但在政治穩定與民族融和上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據《隋書》卷六十七〈裴矩傳〉所載：

竟破吐谷渾，拓地數千里，並遣兵戍之。每歲委輸巨億萬計，諸蕃懾懼，朝貢相續。……其冬，帝至東都，矩以蠻夷朝貢者多，諷帝令都下大戲。徵四方奇技異藝，陳於端門街，衣錦綺、珥金翠者，以十數萬。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。皆被服鮮麗，終月乃罷。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，盛列酒食，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，所至之處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飽而散。蠻夷嗟歎，謂中國為神仙。^[40]

裴矩開拓河西互市貿易的政治效果，明顯地加強了蠻夷對中原王朝的傾慕，促進了華夷的交往與融和。

事實上，煬帝並非僅關注於河西地區廣開互市，隋朝在與北方和東北諸族的互市貿易亦相當活躍，並於鴻臚寺典蕃署內，特置「使者」以專掌四方蕃夷互市之事。據《隋書》卷二十八〈百官志下〉所載：

鴻臚寺改典客署為典蕃署。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，以待四方使者，後罷之，有事則置，名隸鴻臚寺，量事繁簡，臨時損益。東方曰東夷使者，南方曰南蠻使者，西方曰西戎使者，北方曰北狄使者，各一人，掌其方國及互市事。^[41]

雖然隋朝與河西以外地區貿易的記載，《隋書》只保留了數條關於文帝開皇年間的資料，如：開皇八年（588年）突厥可汗酋長

39. 〈食貨志〉，《隋書》卷二十四，頁687。

40. 〈裴矩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六十七，頁1580-1581。又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一〈煬帝大業六年正月〉條，所載略同，其云：「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，帝許之。……胡客或過酒店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飽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給之曰：『中國豐饒，酒食例不取直。』胡客皆驚嘆。」（頁5649）

41. 〈百官志下〉，《隋書》卷二十八，頁798。

「相率遣使貢馬萬匹，羊二萬口，駝、牛各五百頭。尋遣使請緣邊置市，中國貿易」，文帝詔許之。^[42]幽州總管陰壽設「交市」與突厥酋長進行珠寶貿易，數額竟達 800 萬之鉅。^[43]管州總管韋藝，「大治產業，與北夷貿易，家資鉅萬，頗為清論所譏」。^[44]可惜的是有關煬帝時與河西以外地區貿易的記載相對缺乏，但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基於煬帝採取更開放的邊疆互市政策，則全國的華夷互市貿易的發展，大底只會較之文帝開皇時期更為繁榮，則華夷的交往與融和，亦只會更為活躍和深刻。

四、四夷率服

煬帝即位後不久，透過延續文帝時對突厥的分化瓦解政策，終於解除來自漠北突厥的威脅。^[45]加上天下經歷了「開皇之治」的發展，國力大增。煬帝認為大隋王朝已具備經略天下、四夷率服所需的種種條件。先是大業三年，負責隋朝與河西、西域等國互市貿易的裴矩，了解到煬帝「方勤遠略」的意圖，乃以其職位之便，撰《西域圖經》三卷，呈獻煬帝。雖然《西域圖經》一書早已散佚，但《隋書》卷六十七〈裴矩傳〉卻保存了原書序文，讓後人能粗略了解其大體內容歸旨，該書主要是介紹西域 44 國的山川河流、民俗風土，交通要道，以致裴矩本人對經略西域的具體建議等。^[46]據《隋書》所述，煬帝讀了《西域圖經》後，大表讚許，除賞賜有加外，更「每日引矩至御坐，親問西方之事。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，吐谷渾易可并吞。帝由是甘心，將通西域，四夷經略」。^[47]有關煬帝如何以軍事

42. 〈突厥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四，頁 1871。

43. 〈獨孤皇后傳〉，《隋書》卷三十六，頁 1108。

44. 〈韋藝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四十七，頁 1269。

45. 可分參劉健明：第六章〈開皇年間對突厥的政策〉、第七章〈仁壽大業年間對突厥政策〉，《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197-257。吳玉貴：第三章〈文帝時期隋朝與突厥的關係〉，《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 81-113。

46. 詳參〈裴矩傳〉，《隋書》卷六十七，頁 1578-1590。

47. 同前，頁 1590。

力量征服吐谷渾，及如何控制中原與西域的交通咽喉等歷史經過，前輩學者已有詳細的論述，今不重複。^[48] 現集中論述煬帝以款宴、朝貢、遣使貢物等方式，達致四夷率服的歷史。

《隋書》記載了煬帝曾經兩次大型款宴四方蠻夷的活動，並視之為大隋帝國率服四夷之莫大盛事。第一次發生在大業五年（609年），煬帝平定吐谷渾後，「高昌王麴伯雅來朝，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。……上御觀風行殿，盛陳文物，奏九部樂，設魚龍曼延，宴高昌王、吐屯設於殿上，以寵異之。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。」^[49] 第二次在大業十一年（615年），煬帝三征高麗之後，「突厥、新羅、靺鞨、畢大辭、訶咄、傳越、烏那曷、波臘、吐火羅、俱慮建、忽論、靺鞨、訶多、沛汗、龜茲、疏勒、于闐、安國、曹國、何國、穆國、畢、衣密、失範延、伽折、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。……大會蠻夷，設魚龍曼延之樂，頒賜各有差」。^[50]

參與這兩次大型款宴的國家多達三四十個。其中第一次款宴，煬帝更派大臣閻毗「持節迎勞」，^[51] 以威嚴典雅的中華禮儀作盛情的接待。煬帝於觀風行殿內，大陳中原文物，讓與會的外國君長、使臣大開眼界。接着又大奏九部樂，設魚龍曼延，排場浩瀚壯觀，熱鬧非凡。宴後，煬帝又分別賞賜各國使臣，使之受寵若驚，感恩戴德不盡。而第二次款宴時，雖已經是煬帝統治臨近崩潰的大業末年，但其排場陳設，仍相當講究，堪比大業盛世無異。這樣煬帝便能不用武力，或是少用武力，以大陳中華文化來威服四夷，通過精彩的歌舞百戲展示中原文化的無窮魅力，營造出富庶無比、萬方同樂的氣氛，使來自荒漠的夷狄驚嘆不已。豔羨之餘，自然不自覺地傾向大隋帝國，這樣煬帝可以不用大舉用兵，便達致四夷率服的境地。

48. 關於煬帝征服吐谷渾、經營西域等成就，學界數種關於隋煬帝研究的專著俱有所論述，可分別參：韓隆福：《隋煬帝評傳》、郭志坤：《隋煬帝大傳》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、胡戟：《隋煬帝新傳》及袁剛：《隋煬帝傳》等有關章節。

49. 《煬帝紀上》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73。

50. 《煬帝紀下》，《隋書》卷四，頁88。

51. 《閻毗傳》，《隋書》卷六十八，頁1595。

至於大業年間，個別周邊國家朝貢的情況，《隋書》中有下列紀錄：

1. 三年（即大業三年，下同）……（百濟王余）璋，遣使者文燕文進朝貢……十年，復遣使朝貢；^[52]
2. 七年（二月）……百濟遣使朝貢；^[53]
3. （新羅）大業以來，歲遣朝貢；^[54]
4. 三年，（倭國）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；^[55]
5. 南蠻雜類，與華人錯居，曰蜒，曰獠，曰俚，曰獠……。大業中，南荒朝貢者十餘國；^[56]
6. 林邑……（大業年間）遣使謝罪，於是朝貢不絕；^[57]
7. （婆利）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；^[58]
8. （石國）大業五年遣使朝貢；^[59]
9. （于闐）大業中，頻遣使朝貢；^[60]
10. （吐火羅國）大業中，遣使朝貢；^[61]
11. 大業四年，（附國）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。明年，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。^[62]

而與朝貢性質相近，曾「遣使貢方物」的國家，《隋書》的紀錄則有：

1. 十二年，……真臘國遣使貢方物；^[63]
2. 四年三月，百濟、倭、赤土、迦羅舍國並遣使貢方物；^[64]

52. 〈東夷·百濟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一，頁 1819。

53. 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 75。

54. 〈東夷·新羅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一，頁 1821。

55. 〈東夷·倭國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一，頁 1827。

56. 〈南蠻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二，頁 1831。

57. 〈南蠻·林邑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二，頁 1833。

58. 〈南蠻·婆利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二，頁 1838。

59. 〈西域·石國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三，頁 1850。

60. 〈西域·于闐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三，頁 1852。

61. 〈西域·吐火羅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三，頁 1853。

62. 〈西域·附國〉，《隋書》卷八十三，頁 1859。

63. 〈煬帝紀下〉，《隋書》卷四，頁 90。

64. 〈煬帝紀上〉，《隋書》卷三，頁 70。